

春归 库布其

和谷 杨春风 著



春归 库布其

和谷 杨春风 著



© 和谷 杨春风 20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归库布其 / 和谷, 杨春风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205-09553-6

I. ①春… II. ①和… ②杨…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9436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15

字 数: 201千字

印 数: 1-32 000册

出版时间: 2019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艾明秋 马 辉 祁雪芬

装帧设计: 丁末末

责任校对: 吴艳杰 耿 珺 刘再升

书 号: ISBN 978-7-205-09553-6

定 价: 46.00 元

目录

Contents

| 引 言 | / 001

| 第一章 | 弓弦 / 005

历史的烟云几曾漫卷库布其沙漠，
在自然与文化的基因中交汇融合。

| 第二章 | 治沙 / 017

农牧民们为改变沙进人退的窘境，
持续向沙漠夺回赖以生存的空间。

| 第三章 | 头羊 / 041

杭锦淖尔一只领头羊从盐场起步，
寻觅碧草青青和开满鲜花的原野。

| 第四章 | 筑路 / 061

千军万马穿越沙漠腹地死亡之海，
修筑了一条通向外面世界的道路。

| 第五章 | 绿风 / 077

由黄河锁边林到人进沙退的壮举，
连绵的绿色屏障为大漠披上衣裳。

| 第六章 |

沙缘 / 107

一棵野生甘草长出了沙漠经济学，
孵化出节能环保产业的广阔前景。

| 第七章 |

深耕 / 129

海市蜃楼呈现出七星湖边的风景，
科技创新培育了绿色经济沙产业。

| 第八章 |

同富 / 159

放骆驼种地的农牧民市场化参与，
十万百姓在春风化雨中脱贫致富。

| 第九章 |

样本 / 195

在高原上形成的库布其治沙经验，
走向四面八方修复荒漠化显成效。

| 第十章 |

守望 / 219

库布其生态治理模式走进了非洲，
为了人类命运共同守护地球家园。

| 结 语 |

/ 233

引言

“地球较 20 年前更绿了，中国和印度主导了这个星球的绿化。”

2019 年 2 月 12 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公布了全球卫星图所显示的地球最新生态状况，提到中国和印度的植树和农业活动对地球变绿贡献巨大，此事赢得了全球网友的热烈赞誉。

世界，应该感谢中国。

作为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经过 70 年的不断探索和不懈奋斗，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并重、治沙与治穷共赢的防治荒漠化道路，为世界提供了一份可靠而又可复制的生态修复样本。

在这份郁郁葱葱的“中国绿”样本里，有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三代造林人，通过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奋斗，让贫瘠的沙地渐变为绿色林海的执着身影；有用了 60 多年时间，把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的浩浩 4.2 万平方公里的毛乌素沙地彻底变成了“毛乌素森林”的一代代治沙人；还有一直跋涉奋战在鄂尔多斯库布其沙漠上的无数个“大漠之子”，他们以中国人的非凡智慧，在绿化沙漠的同时，也富裕了沙区的一方百姓。

在防治荒漠化的进程中，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每一个中国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充满了浓浓的乡情，并在这片土地上勾画着自己心中的优美图画。随着画卷的徐徐展开，世界既看到了中国人的坚韧意志，又体会到了中国人的执着

与专精。全国各地的一代代治沙人，向世界奉献的不只是绿色，更呈现出了防治荒漠化的“中国态度”和“中国样本”。

这份样本弥足珍贵，因为全球正面临着荒漠化的威胁。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数据显示，近20年来，全球的荒漠化土地面积仍然在持续扩张，每年因荒漠化而丧失的土地高达5万—7万平方公里，那意味着此时此刻我们度过的每一分钟，就有约9.5—13.3公顷的土地在荒漠化。如果说这种计量单位让人不大好估量，那么也可将其换算为142—200亩。每分钟！142—200亩！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不禁要问：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安家何处？

纵观世界治沙史，会发现早在600多年前人类就已经开始了尝试。先是德国于1316年开始了海岸沙地造林工作，继而丹麦于1660年、匈牙利于1709年先后开启了海岸沙地的造林工作。这些最初的勇敢尝试，延续了约略4个世纪，却大多以失败告终。逆转荒漠化的难度，由此可以想见，将荒漠化土地喻为“地球的癌症”，也属实情有可原。

可庆幸的是，人类也在屡屡的失败中取得了三项堪称伟大的成绩：提出了治理流沙的理论——造林以恢复植被；创造了沙丘造林的特有方式——配置沙障；筛选出了对沙地适应性强的树种——松树。这三项成果，迄今仍为各国不同程度地应用着，库布其在治理沙漠的过程中，仍以沙障的配置作为造林的一个必须前提。

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人类的治沙行动从未间断。

为了拯救我们的地球，世界各国政府与民众始终都在不懈地努力。

时至20世纪，又有四个大国相继推出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四大世界级造林工程，即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苏联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阿尔及利亚的“绿色坝项目”、美国的“罗斯福工程”。其中，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为四大造林工程之首。

浩大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奏响了中国生态革命的序曲，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使每一个生态脆弱的省份都掀起了生态建设的热潮。这场从开始就再也未曾停止的绿色风暴，迅速汇流为一首宏伟的交响乐，以其高昂而又自信的曲调席卷了整个中国。

世界看到的“中国方案”，实际上是中国人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的硕果。

全球瞩目的“中国成就”，实际上是无数中华儿女用血泪、用年华的智慧书写而成。

在这一代代相承永续的书写者当中，库布其沙漠的治沙人堪称杰出的代表。

库布其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学术界和地理测绘部门通常称之为库布齐沙漠。但在近几年的媒体报道和国际推广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是“库布其沙漠”这个名字。所以本书接续的故事，也遵从“库布其沙漠”这个更流行的用法。

库布其沙漠紧紧依傍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中华大地上，这一沙一水亲密如唇齿，数千年来休戚与共，又甘苦同尝。库布其沙漠还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漠，直线距离只有 800 公里左右。新旧世纪之交的北京的沙尘暴，曾令所有库布其人羞愧难当，又心急如焚。也恰恰因此，库布其的治沙人早早就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着的使命，那就是尽快给库布其披上一身油绿的霓裳，确保黄河安澜，首都安康！

许多年里，库布其沙漠的治沙人谱写着，实是一首中华儿女谋求“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人文心曲，他们当真唱响了，并且是在全球范围内。库布其人以自身的成功实践郑重地向全世界证明：“地球的癌症”可治愈。

天谕其道，欲兴中华，留下一个“几”字形大拐弯的河套地带让它发育成长。可又有天地不仁，曾留下库布其的荒凉挫磨着这个古老民族的坚

忍心性。黄河如弓，大漠如弦。造物主所赐予的库布其沙漠的版图，如巨大的绿色琴弦，由一代代库布其的大漠之子深情触摸，在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庄重而温情的臂弯里，谱写了一首足以撼天地泣鬼神的生态革命之曲。这深情而悠扬的曲调，让万物生灵倾听，也裹挟着库布其的泥沙，呈现了一份“中国精神”，谱写了一份“中国方案”，并将成就为一部瑰丽的治沙史诗。

谨以此书——

献给所有向荒漠挑战的中国治沙英雄。

也献给全世界的生态建设者。

并愿我们栖居的地球，越来越美好！

在自然与文化的基因中交汇融合。
历史的烟云几曾漫卷库布其沙漠，

弓弦

—第一章—

“库布其”是蒙古语的音译，意指“弓上的弦”，这也恰当描述了它的地理方位。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北部，东西长400公里，横卧在黄河的“几”字弯里。其模样像把勺子，头大尾小，“几”字肚子西部宽约60公里，接下来骤然紧缩，中部与东部的平均宽度仅有10公里。如果勺子头和勺子柄的接合处不曾斜斜地探出一条来，那么它真就是一把活灵活现的勺子了。

勺头和勺柄的边缘，也就是库布其的西、北、东三面，妥帖地依偎着黄河，南面则近乎一条略带优美起伏的直线，且始终与黄河保持着十里八里的距离。恰恰在此拐了个“几”字弯的黄河，宛若一张天然的“弓臂”，库布其也就妥妥地成了它的“弓弦”。

更妙的是，库布其中东段的沙漠里还排布着10条孔兑（蒙古语，意指“季节性河流”），每一条都有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名字，从西往东分别是毛布拉格、布日嘎斯太沟、黑赖沟、西柳沟、罕台川、壕庆河、哈拉川、母花沟、东柳沟、呼斯太河。这些河流也都是黄河的一级支流，由南往北直入黄河，这使它们也像极了一支支灵动的箭羽，搭在“弓弦”上，直指“弓臂”之北的连绵起伏的阴山山脉。

这一切，显然都是大自然奇绝的部署，激发了世人美妙的想象。

不过，对于“库布其”的含义也还存在另一种说法，说那意指“深绿茂密的森林”。这也并非空穴来风，迄今仍可在已消逝的漫漫时光中找到足够的依凭。

实际上，经过一代代专家与学者的共同考证，目前已能确定，库布其沙漠在古代曾是一处美好的膏腴之地，气候湿润，水草丰美，鸟兽群集。它后来的每一粒黄沙都并非胎带，而是历史上的气候干燥期和近代人类

频繁活动共同作用，致使地表植被和覆盖层遭到破坏，终致砂石层被风激活，导致地表生态失衡的结果，存在一个逐步沙化的漫长过程。

“河套人”的发现，已证明库布其沙漠地带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库布其沙漠南侧乌审旗河南乡境内，有一条名叫“萨拉乌苏”的河流，它起源于陕北，是黄河支流无定河的上游支流。1922年秋冬的一天，两位幸运的法国人——地质及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德日进，在这条河的岸畔沙层中，捡拾到了一枚人类的牙齿化石，确切地说是一枚左侧门齿，大小与现代人相似，齿冠结构具有原始特征，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

接下来，人们又在这一带陆续发现了顶骨、额骨、枕骨、下颌骨、椎骨等人类化石。学术界将留下这些化石的古人类命名为“河套人”，并研究认定他们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属晚期智人。

在发现“河套人”之前，中国是否拥有旧石器时代遗存一直是一件让人说不准的事。“河套人”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空白。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普遍认为“河套人”生存于距今3.5万年左右的全末次冰期中的某一个暖期。2007年，随着测定年代技术的重大突破，一个新的研究成果认为，“河套人”的生存年代在距今14万—7万年之间。

那就意味着，“河套人”是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智人，而非晚期智人。同时说明，“河套人”所栖居的这片土地，亦是一处人类文明的发祥地。

截至目前，这一区域已总共发现人类化石、生产及生活用石器等380多件，并发现了大量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鸟类化石。这表明库布其沙漠地带早在14万—7万年之前，就已有了人类的栖居，更折射着远古时期的这片区域当是宜于人居的，它无疑既有河流、湖泊，又有草原、森林，鸟儿在湛蓝的天空中翱翔，鄂尔多斯大角鹿、王氏水牛、披毛犀

等在广阔的原野上纵情飞奔。

然后，西伯利亚寒风掠过鄂尔多斯，大地进入了末次冰期中最寒冷的阶段，绿洲消失了，湖泊干涸了，动物和人类都迁徙了。

再后来，冰后期气温趋暖，大地万物生长，动物们回来了，人类也回来了。人类在湖边搭起用兽皮围起的帐篷，以抵御烈日、风雨和严寒的侵袭，并在帐篷周围燃起火堆，用来烧烤食物和防止猛兽袭击，从河滩或岩石区捡石块打制成工具。有一天，远古先民们认识到了植物年复一年不间断生长的根源，便把采集到的果实埋在土里，原始种植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接下来，鄂尔多斯进入新石器时代，阳湾居民开始使用陶器，以从事原始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狩猎和渔捞业。20世纪60年代发现于托克托县海生不浪村的喇叭口尖底瓶，为单一的汲水用具，其形态颇似一个硕大的乳房，取之于生命对乳汁的依赖情结。1974年发现的伊金霍洛旗那林陶亥乡朱开沟遗址，其时期约相当于商代。一些用动物骨骼制成的骨器，如人类最早期使用的缝纫工具骨针，在商周时期普遍使用，直到战国秦汉时期铁针出现才被淘汰。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农牧业生产发展到一个新的境地。

古代鄂尔多斯人的生活资源，除种植外主要是放牧的牛羊及猎物，从宰杀、切割到食用等都离不开锋利的带刃工具，便形成了使用短刀的传统。青铜刀，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发现数量最多的器物。短剑，则是鄂尔多斯成年男子必备之物，既是马上近距离进攻的利器，也是贴身搏斗和护身的武器，具有一个勇士的身份及对战神崇拜的双重象征。短剑小于中原农耕民族青铜剑的长度，可能是由于冶铸技术上的差异，也可能缘于马背民族善于近身肉搏。

鄂尔多斯岩画，分布于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的苦菜沟、摩尔沟、

乌兰布拉格，内容主要有人面像即太阳神，以及星云、动物、牧人、骑者、狩猎等，是鄂尔多斯历史文化及自然环境变迁的佐证。

总之，远古时期的库布其沙漠地带，不仅是一处水草丰美的宜居之地，还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

2

也就是说，库布其沙漠并非自然形成。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起，郁郁葱葱的森林演变成了散散漫漫的黄沙？

地球上任何一块沙漠的形成，都是自然与人为的双方面因素所致，库布其也不例外。人类不知适可而止的做法，一度闯下了大祸，并遭到了大自然狠狠的报复。

追究其自然因素，其沙漠来源可能有来自古代黄河冲积物、狼山前洪积物及就地起沙三种。库布其沙漠的沙丘，几乎全部是覆盖在第四纪河流淤积物上，因此，沙源来自古代黄河冲积物的可能更大些。不管是哪一种沙源，都为这里形成沙漠准备了物质基础。

自商代后期至战国，气候干冷多风，使沙源裸露，在此期间形成了库布其沙漠。这个时期的生态环境异常恶劣，以至古文化遗址和遗物都十分罕见。

关于库布其沙漠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南北朝时期。

据《魏书》记载：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刁雍在呈交魏廷的奏疏中论及薄骨律镇赴沃野镇的粮运通道状况，谈及库布其的流沙已经严重影响了军需粮饷的运输。这意味着库布其沙漠在此时就已形成，更意味着在此之前，人们对这片土地的利用已经很充分了。

当时，薄骨律镇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西北古城湾附近、古

黄河的河心洲上，沃野镇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北部的乌梁素海北侧、苏独伦乡根子场村之正南，两座城镇间的陆路交通线呈现自西南往东北方向。刁雍在奏疏中写道：“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度大河……”

酈道元在《水经注·河水三》中写道：“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阳县以南，悉沙阜耳，无佗异山。故《广志》曰：‘朔方郡北，移沙七所，而无山以拟之’，是《义》《志》之僻也。”所记录的流动沙丘，就是公元6世纪初期的库布其沙漠状况及位置。所谓“南河”，即指今黄河河道之南，安阳县故治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拉山南侧，流沙地貌分布在今杭锦旗北半部的库布其沙漠区。

北魏末年，库布其沙漠被称作“沙塞”。《周书·文帝纪》载，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533），宇文泰与贺拔岳讨论关西灵州、夏州形势时曾说：“今若移军近陇……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之举也。”贺拔岳驻在平凉，节制灵、夏、泾、秦等关西诸州，所谓“沙塞”系指灵、夏两州北缘的流沙地带，即今杭锦旗北部的库布其沙漠。

到了唐代，这一区域已出现了被称为“普纳沙”“库结沙”的沙丘地带。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宰相贾耽在《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写：“夏州北渡乌水，经贺麟泽、拔利干泽，过沙，次内横划、沃野泊、长泽、白城，百二十里至可朱浑水源……又经步拙泉故城，八十八里渡乌那水，经胡洛盐池、纥伏干泉，四十八里度库结沙，一曰普纳沙。二十八里过横水，五十九里至十赉故城，又十里至宁远镇，又涉屯根水，五十里至安乐戍。戍在河西堰，其东堰有古大同城。”

这段文字记述了库结沙的南部边缘位置局部分布宽度及其与黄河与湖泉的关系，提供了库布其沙漠分布范围之线索。文中提及的乌那水，

即今杭锦旗驻地附近的陶勒沟下游河道；胡洛盐池，即今杭锦旗巴彦乌素盐海，亦称哈日芒乃淖尔，清代称锅底池；宁远镇，即今杭锦旗独贵塔拉镇西北的沙圪堵淖尔村西南。

有学者据此推测，唐德宗贞元年间的“库结沙”，即库布其沙漠的南北宽度，约为 52.38 公里。横亘于圪伏干泉和宁远镇之间，即今乌顶布拉村、门根村之北与今沙圪堵淖尔村西南。

杭锦旗文物工作者曾在赛音乌素村北方、那林霍拉霍村以东的沙漠中发现一处两汉时期的遗址，恰好处在沙日召西南方位。那林霍拉霍汉代遗址，很可能就是唐代文献记载的什责故城，即汉代朔方郡城。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诗人李益在《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中，对库结沙即库布其沙漠边缘地貌景观作了描写：“我行空碛，见沙之磷磷，与草之冪冪，半没胡儿磨剑石。当时洗剑血成川，至今草与沙皆赤。我因扣石问以言，水流呜咽幽草根。……为之弹剑作哀吟，风沙四起云沉沉。满营战马嘶欲尽，毕昴不见胡天阴。……圣君破胡为六州，六州又尽为胡丘。韩公三城断胡路，汉甲百万屯边秋。……我今抽刀勒剑石，告尔万世为唐休。又闻招魂有美酒，为我浇酒祝东流。殇为魂兮，可以归还故乡些。沙场地无人兮，尔独不可以久留。”

诗中记载的“饮马磨剑石”，地处今鄂托克旗北境与杭锦旗南境的亚斯图之间，有一条自西往东流向的内陆小泉溪，成为南来北往的行人停息饮马之处。当时这里的地表已出现风吹沙移的沙漠化趋势，人口稀少，几无定居人口。库布其沙漠的沙粒物质呈现为红黄色，与文中“至今草与沙皆赤”相符合。

尽管如此，汉唐之际的库布其地区尚未全面沙化，时至清代，区域内还陆续建造了多处寺庙（被称为“召”），这表明大部分地区仍是宜居人居的。也正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布“开放蒙荒”“移民实边”等“新政”，

继而大肆砍伐森林，弃草耕田。这种掠夺式的农垦，致使原本已经脆弱的生态又遭进一步破坏，终致黄沙蔓延而难育五谷了。

3

“走西口”是中国人口地理史上著名的大迁徙事件，起自明代中期，延至民国初年，在长达 400 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的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大量人口的迁入，把脚下的土地当作生存的资源，开创垦田务农和商品交易的生活环境，草木受到侵害，土地也随之趋向于荒漠化。

狭义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即晋北人、陕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汇点，是晋、陕、冀商出关与内外蒙古贸易的地方。之后，“西口”泛指在长城以北的内外蒙古从事农业、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陕北的神木口、河北张家口以及归化、库伦、多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新疆地区。

经清代康雍朝的休养发展到乾隆朝，全国人口达到了 3 亿，人地矛盾尖锐，大量内地贫民迫于生活压力，走西口、闯关东、蹚古道、下南洋、赴金山，形成五股大移民浪潮，以求新的谋生地。农耕民族喜欢固守一亩三分田，愿意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离家走西口去闯荡，是需要勇气和意志力的。走西口，极大地改变了蒙古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农耕文化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由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

晋陕北部是中国传统的农牧分界线，口外蒙地地广人稀，主动招募内地人垦种，而清政府也考虑到移民实边，鼓励放垦蒙地以发展农业。晋陕民众遂呼朋唤友，越过长城线，朝北去谋生发展，将传统的农耕界